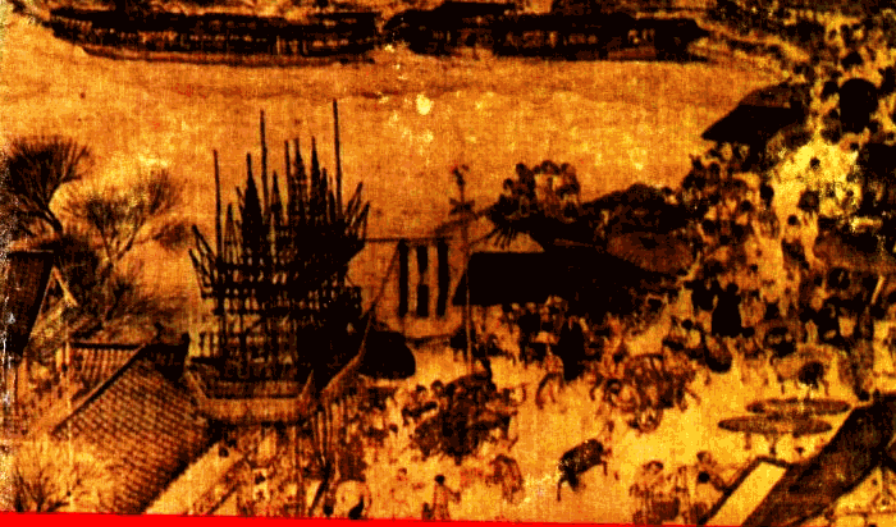




大鼓书史录

● 韩德英 编

中国曲艺志
河南卷编辑部
编 印
DAGUSHUSHILU



写在前面

修志治史，没有充分的资料是不行的。然而曲艺史料之奇缺，实在使人有“巧妇难为无米炊”之叹！多年来，我在搜集戏曲史料的过程中，每逢遇有曲艺方面的文字资料，便随手录下来，集至今天竟有十余万字。在《中国曲艺志·河南卷》主编张凌怡同志“敦促”下，我对所集资料进行了整理编排，因多是有关大鼓书方面的资料，故名之曰《大鼓书史录》。内容分为“大鼓书话”、“大鼓书评”、“大鼓书伶”、“大鼓诗词”、“大鼓书词”、“书界杂录”六个部分。所有文字，全是原文照录，并注明出处。就这些资料看来，其中含有不少“水分”，似乎应该挤掉，但为了给研究者提供全面真实的材料，所以“水分”还是尽可能地保留下来。在一般看来也许用处不大，而那些“微观者”或许会从中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微生物”呢！

《大鼓书史录》所录资料，仅是有关大鼓书方面的一部分，是很不全面的，而编排又不见得

适当，欢迎批评指教。并希望曲艺界有识之士，能够进一步全面地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编出一本更完善的《大鼓书史录》。

韩德英

1990年6月26日于郑州

目 录

写在前面	(1)
一、大鼓书话	(1)
二、大鼓书评	(11)
1、顾曲者超然一份子宣言	(11)
2、大鼓书评	(12)
3、顾曲平言	(13)
4、局外曲评	(14)
5、中邦福地听书感言	(16)
6、书场指南	(18)
7、书场三伶	(20)
8、相国寺听书	(22)
9、评杜丽娟之演《华容道》	(24)
10、评李淑媛之演《招文带》	(24)
11、李大玉大鼓书之进步	(26)
12、杜大贵之形形色色	(26)
13、书场琐评	(30)
三、大鼓书伶	(53)
1、李大玉	(54)
2、杜晚君——白菜心	(64)
3、杜三妮、杜大景等	(75)
4、杜大贵	(80)
5、徐翠兰、徐凤云、徐凤卿	(82)

6、杨氏姊妹——金喜、金玉	(104)
7、陈三童	(118)
8、王三妮	(122)
9、谢大玉	(123)
10、金二妮	(124)
11、郭桂贞	(126)
12、郭彩云——响三省	(128)
13、袁大铃	(129)
14、刘玉铃	(131)
15、董氏姊妹——青枝、连喜	(133)
16、张小七(笑卿)	(135)
17、傅金华	(136)
18、穆大爱	(137)
19、李四(宝泉)等	(138)
20、姬金瓶、姬双屏	(139)
21、张兰芳等	(140)
22、记开封几位卖艺的女士	(143)
23、其他诸伶	(155)
四、大鼓诗调	(161)
1、弄竹老人诗	(162)
2、咏徐翠兰	(163)
3、拟古赠徐凤卿	(164)
4、鼓词八家诗	(165)
5、鼓书盛极题咏	(167)
6、书场本事诗	(168)
7、大梁书场竹枝词	(170)

8、金梁竹枝词	(172)
9、题赠李大玉	(174)
10、戏赞张小七笑卿	(178)
11、赠大鼓书杜大贵	(179)
12、咏杨氏姊妹	(182)
13、桂贞曲	(183)
14、书界新联	(191)
15、书界别咏	(193)
五、大鼓书词	(197)
1、穷酸叹	(197)
2、马嵬坡	(201)
六、书界杂录	(205)
1、改良大鼓书	(205)
2、准演、禁演鼓词节目	(206)
3、大鼓书助赈义演	(208)
4、书界联合会记事	(213)
5、大鼓书罢唱抗妓娟	(214)
6、坠子·书说书·唱道情·相声	(217)
7、琐闻八则	(220)

一 大 鼓 书 话

1

河南密迩山东历下鼓书相沿已久，至今春徐翠兰来，而此风一盛。夏间京调大鼓杨金喜姊妹来，於书棚中更开一新纪元。今者争雄竞长厥有九班。流风既广，佳话斯多，爰就闻见所及拉杂登记，不曰书评，而曰书话，有固不仅第其优劣也。

鼓词初行之时，嗜之者不过棚下听书而已，久而知有家凳之妙（传唤至家演唱之谓），然大抵借端喜寿，不克尽兴，又久而始知有份子局之妙（三数人齐集随时传唤，书资匀摊，故名份子局）风雨之夕，万家争传，鼓词之道于焉大著。及者传唤既久，相识愈熟，书儿转可邀客至彼下处促膝谈心，优为招待。至此则听书者拼命报效，无异缠头矣。故书词一业，合娼优而为一者也。书棚半亩，声色兼擅；教室双间，春光无限。自鼓书盛行，而丰乐园停演，第四巷车马寥落，有故哉！有故哉！

山东大鼓名犁华大鼓（歌者听鸣铁板两片，名犁华简。按犁华实作犁华，盖农人犁地之具，有圆铁如镜，俗名犁铧。鲁人初取犁铧之破铁片相触，成音以和山歌，此为鼓词之始。厥后乃有钢板、铜板之制，数典忘祖矣。然至今仍有沿用犁铧残铁者，李大玉尚存一片也）本系齐鲁间一种土调，自有白妮、黑妮匠心独出，汇集南北曲牌之长，而犁华大鼓始著於世（按山东鼓书见之记载者

绝鲜，惟《老残游记》曾盛称之白妮黑妮、为姊妹花。白妮技术出众，实为此派之集成称圣者。白妮王姓名小玉云）游历下者殆无不首先征逐於书棚之下，后之继起者遂有下半截、上半截、祁三荣、祁四荣、谢大玉、王三妮辈。下半截及祁氏姊妹均已从良不复得睹，上半截王三妮以马齿加长，色长音衰，来豫颇寂寂无闻。现在一般听书家犹震於谢大玉之虚声，渴望驾临，如大旱之望云霓，第谢之年龄，已在上半截、王三妮之间。他日惠然肯来，深望勿以待上半截、王三妮者相待也。

——《豫言》中华民国六年一月六日第一号

2

华人之思想尊古，西人之思想尚新，应则天演公例，确系后来居上。鼓书亦然，白妮、黑妮不过居改良先进地位，声名独著，使居今独未知孰执牛耳。观于上半截、王三妮辈，其声调应不必有李大玉、徐翠兰之妙，第以出世较先，当日人才缺乏无人与之抗衡，因享盛名耳。

人盖有幸有不幸，王三妮在京津间大名鼎鼎，不料失败於河南杜家班。在豫生涯自在王上，闻渠辈亦尝至津不能立足，狼狽而归也。

豫省旧日书价，通例每日制钱两千，加赏四百，昼夜加倍（此事惟董胖妮阅历最多，响三省犹及见之）今则踵事增华，金迷纸醉，移缠头喝雉之费，蓄不利孺子之心，传来半夕牌酒一场，有稿赏五六十元者，问若辈昔处绳枢甕牖之书儿，曾梦见乎？

友人渤海君久官东省，言及历下书棚惟祁家班上流社会尚可

注足，余均贩夫走卒麇集之所。今汴垣风会所趋，一旦声价十倍，各书儿遂云集于此，当初到时，陋态可掬，既为冠裳所狎，渐能变化气质。日久自忘本来，有转作大言诩其在东如何如何者。乡妇进城，往往失言，大家付之一笑，殊饶趣味也。

调查京东鼓书，现计九班，每班每日所入平均至少在二十元以上，九班所入每月总在五千元以上。此亦一般狎客对于此辈所负之纳税义务也。然此独就表面计算，额外馈赠，犹觉倍蓰，不止如此巨额，言之令人舌桥目瞪。

业鼓书者禁忌颇伙，略如娼家有大忌八（彼辈专门术语名八大块）小忌七十二（名七十二小块）大抵鬼、鼠、伞、梦、龙、虎等字，均在禁忌之列，对于此项亦有名词代用，如梦云黄梁子，鼠称灰八爷，伞名雨淋子。盖操贱业者程度最浅，故禁忌最多（鬼梦自属不祥之事，若雨伞则因与散字同音，若辈最忌散班，故同音之字不乐闻，道其愚诚可悯也）偶然道及，辄为色变，常与之接洽者，不可不知，否则徒取齿冷矣。

——《豫言》中华民国六年一月十三日第二号

3

皮簧菊部诚盛世之元音，大鼓梨花亦人间之雅奏，溯者趵突泉上擅香名。而今相国寺里各臻极轨，花娇柳媚艳帜星齐，齐女燕姬歌坛林立。汪（汪桂芬即汪大头）音谭（谭鑫培即小叫天）字徐翠兰，迥绝群伦，柳思周情。杨金喜自非凡品，郭彩云（即响三省）之娇健，活虎生龙。李大玉之温文和风甘露，整齐严肃。杜兰香（即白菜心）则酷似孟坚，清劲深沉。陈三童则俨然子厚。杜

翠红淡妆浓抹，靡不宜人。徐凤云浅笑轻颦，均称绝世，老梅挺秀。王三妮之音韵铿锵，弱柳迎风。袁大铃之神情斌媚。金华（傅金华）奔放，钲鼓齐鸣。金玉（杨金玉）安恬，芝兰比洁。十岁红则音节之妙，宛如成人。杜大贵则婉丽之中偏饶英气，小家碧玉。张笑卿（即张小七又名金蝴蝶）金秀春（即金三妮）别具丰神。北地胭脂郭桂贞、刘玉铃倍增韶秀。他如杜大景之娇脆，杜二景之纤，徐、裴、阿六之坚刚，王大凤之圆润，皆能独辟奇径，不蹈恒蹊，洵可谓花国之名姝，书场之翘楚矣。余也粗能词章，未娴声律，顾曲则才惭公瑾，赏音则学愧子期，只以万斛工愁，籍如花以悦目，百年多病，假评话以娱情，可期习惯自然遂成偏嗜，然而中立不倚，一视同仁。兹有忤广诸子，嚶社群贤怀倚马之才，擅雕龙之技，熔经铸史，集文苑之英华，抹月批风，作花丛之南董，遂於民国六年一月六日《豫言》出版书话，名篇金石，其声琳琅满目。余则见猎心喜，颂藻情殷，虽经珠玉在前，尚冀冀非见采，聊抒愚见，敢矜月旦之新评谬附知音，勉续风流之佳话。

——《豫言》中华民国六年一月二十日第三号

4

鼓书合班通例，均以股分计算，与梨园之月得包银者不同，至股分多少均以比较能力而定。陈三童未回东时，棚内计十股，陈得其七。响三省棚内现亦十股，三省独占其六，盖与其事之人无漂亮人物也。

人才与人才遇，股分虽少，而入款丰，如徐翠兰、徐凤云所

得不过双股，然每日所入总在四元以上。不才与不才遇，股分虽多，而入款少，如响三省虽占六股，每日所入亦不过两元而已。

弦子通例占一股，此盖有幸有不幸者，如杨氏姊妹弦子三人，每人每月均有百元以上之收入。若响三省、张小七弦子，日不过四百文上下，糊口而已。

杨氏姊妹对待同班可谓仁至义尽，盖杨氏班中计十二股，杨仅取其四（四股之中更提二厘五分津贴郭瞎子，因郭为杨氏姊妹曲师也）观徐氏对于傅氏十一徐占其八者，何啻霄壤。秉公而论，杨氏营业之盛，金喜、金玉之力十居其九，乃仅仅自享双股，真可谓优待同班靡以加矣。

书棚之下虽点某人之戏，其款亦系归公帐，公务不能一人独得，家凳犒赏亦然。职是之故，客人赏项往往秘密交割，不肯公布，而受之者亦讳莫如深，盖一经揭晓即须归公帐也。惟杨氏班中最为大公，凡有额外赏项，决不自密，以故深得人心，非如他班之为赏项勤致阅墙也（白菜心与王大玉谊属至亲，王之回东，全为额外赏项发生意见云）

棚下点书，客岁春夏间，独多给钱票一千文者，至秋后即普遍一元，给钱票者绝迹不见。乃旧历十二月十七日在徐棚有某点书一曲，开给钱票一千，徐凤卿领收之下，颇现不满意状。习俗相沿，点戏者不可不知。又客岁新正，有点白菜心书一段，赏洋两元。额外给弦子一元者。厥后书棚虽盛双赏，却不复见。盖当时家凳尚未盛行，家凳盛而点书少，点书之资大抵移作家凳之成费，其故前已详言之矣。

张小七棚内曾有一人点《黑驴段》，给铜弊一十八枚，颇为众所目笑，逡巡逃去，张棚之人至放炮烧纸（汴俗商店遇有买主

挠局者，于去后炕纸放炮，曰去晦气），亦太虐矣。

陈三童于各书儿中为最谦，收钱必躬自行之，遇有点戏一曲者，尚自请安道谢。今李大玉来，一切皆仿陈办理，颇为听书者所乐道也。

自命为名角者，不自敛钱亦为一种习气，盖以为如此，则见轻于同行也。然徐翠兰、徐风云均曾躬自敛过，仍不失为名角，且当两先生初次收钱时，有特给洋圆者，客亦何尝负两先生哉！（杨氏姊妹初亦不肯敛钱，因他人收钱过少，仍有金玉自敛，果较前倍蓰，遂以为例）。

——《豫言》中华民国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第四号

5

鼓词搭班、分班均有定期，通例以旧历正月十六日至端午为第一期，端午至中秋为第二期，中秋至正月十六日为第三期。为拼班必言明时期，非期满不得分离，即有意见，亦必迁就到期，如中途有先发难提议分班者，则先发难者必须包给全期股分，方能实行分离。故无论何班分合，必按期限，无敢半途发难者，惧包股分也。

此道中人，彼此对待感情最为薄弱，譬如甲班弦师两人，乙班弦师一人，乙班弦师偶病，乞借甲班弦师一夕，无论甲乙两班如何交好，或与弦师有何感情，即倩帮忙，必须酬报。在给自必照例奉酬，而受者亦毫无谦逊，金钱主义莫此为甚矣。

一班之中角色不止一人，若仅传一人前往，亦必照全班给价，不能减少，且书价仍归全班按股匀摊，此被传之一人虽独任

劳，固不能多得分文也。

棚下点书之资，亦系全班公摊，不能一人独得，故对于一人，而欲特别报效者甚难，必不得已，惟有于家凳中指定特赏某人，则他人方不能染指，然班中往往因此别生意见，同室操戈，爱之适所以误之也。

或有以秘密报效为宗旨者，事既秘密，自无不可为，惟暧昧授受，不足为受者光宠，是以热心捧场者，于特别之报效外，必仍有棚下点书之事，虽属利权外溢，亦只好听之而已。

——《豫言》中华民国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第八号

6

鼓词班中颇有专门名词，局外闻之，未免茫然。如称书棚为地，上棚说书即云“上地”。称收场曰推意。欲收场，即云“推了”。依此类推，不胜枚举。暇当一一调查，细为罗列，解释亦殊耐人寻味也。

昨有友人谭及“家凳”应作“家挡”，盖书儿上地均以席为挡，故被传至人家中曰“家挡”云。

——《豫言》中华民国六年三月十日第十号

7

相国寺内各鼓书棚下，座客入腊以来萧条异常，本届年关逼紧，更觉无人，因之各班多不出张，每日到寺出棚者多不过一两家。闻自本星期六起，各棚将一概停止，专候明正方能演唱云。

——《豫言》中华民国七年二月九日第五十八号

相国寺各鼓书棚近日以来萧条已极，时交冬令，又值阴雨，更觉冷落，因之各班每日到寺出棚者不过一两家。记者睹此，不禁有今昔之感矣。（《书棚寥落》）（佚人）

——《河声日报》中华民国十一月十号

8

大鼓书分梅花大鼓与梨花大鼓两种：梅花大鼓亦名京大鼓，相传起源于北平；梨花大鼓亦名山东大鼓，相传起源自山东。其演唱时，俱以皮鼓及弦乐器等配合，间亦演旧剧清唱并时曲小调。惟梅花鼓演唱者系手摇木板，用四弦佐唱（亦有再加三弦者）梨花鼓演唱者系手摇铜片，用三弦佐唱。其唱词及韵调，亦各有差别，余如词曲内容，演唱情形，演唱价目，演员人数及生活，与听众界别等，则大致略同，）兹依次叙述于下：

1、词曲内容：多取材于《三国志》及《红楼梦》等书，词曲名目，有《单刀赴会》、《古城会》《诸葛亮招亲》、《诸葛亮祭灯》、《宝玉探病》、《黛玉葬花》……等。

2、演唱情形：每天上午九时即开始演唱，下午五时闭幕。演员演唱时，歌喉嘹亮，悠扬曲折，其唱哀怨曲时，亦能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心神向往。

3、演唱价目：游人入内聆唱者，例须纳茶资五百文，静坐品茗听书，每演唱一段，即收书资一次，每段约演唱二十分钟。每次须付书资一二百文。每日收入在昔时可达十余元。近以营业不佳，每日仅收一元左右。聆客指定演唱某段词曲者，名曰“点

戏”。点戏价目一元。

4、演员人数及生活：演员有男演员与女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不等，演员生活，极为清苦，女演员于唱毕归家后，尚躬自操作家事。据云仅卖艺而不卖身也。

——马灵泉《相国寺·大鼓书》，1934年
开封教育实验区出版

9

全市共八家鼓娘二十九人。

色艺训练大鼓书营业之盛衰，全在鼓娘之色艺，故色艺一项，为鼓书中所注重，亦即古书中所研究者，据开鼓娘之练艺，必在髫龄之时，同时并教授其眼睛如何顾盼，身体如何活泼，梳妆粉黛，如何合时宜，名曰练色。歌喉如何婉转，摇动如何神妙，长短高低，如何悉中节奏，名曰练艺。在练色练艺之中，练色系顺性矫正，容易学成。练艺则颇为难事，因古书中之各样曲本，既有八十余种之多，而各鼓娘又多系需身学鼓，不能认识之字，以故所学之歌曲，全凭口授，从一日唱起，日积月累，必三年之久，乃能登台卖艺。

卖艺问题鼓娘之卖艺对于外老板，绝未订有何项之契约，其出入尚均自由。但其由外老板买来者，则限制甚严，任何事情，全不能自决。所以鼓娘在卖艺时，有自由与不自由之分。当其登台卖艺，大都美丽活泼，送往迎来，能令见者欣然动容，因是一曲红销，所获甚巨。闻其与人发生关系者，均难一见倾心，必数数出入于大鼓书场中听书点书，求与鼓娘烂熟，然后问其住址所在，

常往其家，寻芳问踪，久而狎狎而衰，其事甚为秘密者，一为粉饰名誉，一为免出花捐。原鼓娘每日向公安局须纳曲捐一元至二元不等。如再公开买卖，花捐须照例征收。又闻鼓娘在卖色卖艺中，也有洁身自好者，此庸中佼佼，甚为难能云。

鼓娘生活鼓娘之色艺较好者，其生活颇丰，所穿之衣，因为极含时髦，即其食用亦颇为优良，其居室虽不华美，然多雅清有致。各鼓娘于每日下午二时，前往棚下卖艺四时，即各自回家。惟大鼓娘，除日间卖艺外，在夜晚八时仍须在棚下卖艺四时。闻各鼓娘卖艺期，多则十余年，少则八、九年，过此以后，则须嫁人，大概鼓娘之由于亲生者，其父母多能及时而嫁，鼓娘不由于亲生者，其老板视鼓娘为摇钱树，常常迫 长鼓娘之卖艺期间，闻有至三十岁而后嫁人者，至嫁人之鼓娘，亦有仍复在蓬子卖艺者云。（《本市鼓书之调查》）

——《河南民报》1933年4月26日

二、大鼓书评

1. 顾曲者超然一份子宣言

余执笔先有三事，为阅者诸君告：一、仆不交年来，俗务纠缠，笔秃墨干久矣，乌敢与诸君作笔战。二、仆不党，相国寺歌者甚伙，仆亦各棚皆听，藉作消遣不捧红，不灭黑，所谓超然于杜、徐、陈、郭诸党之外者。三、仆不内行，鼓儿词一派，本不甚懂词句之雅俚，音调之优劣，人姑妄评之，我亦姑妄听之而已。唯连日阅报见读者俱乐部书评，有誉大杜者，有誉徐者，有誉小杜者，爱谁誉谁，此一人情之常，无足怪焉。所异者，誉大杜则诋徐翠兰为手如钉耙，誉小杜则诋白菜心为济南流妓，誉此毁彼，蹈桀犬吠尧之习。至陈、郭、袁小铃辈，非无一长可取，乃诋为下里巴人，阅者却走，一笔抹杀，未免过偏。郭、袁姑勿论，即就陈三童书棚言，诸君试一调查，无一日不满座，然后乃恍然于诋毁者之失言耳。至达仙君谓响三省、陈三童、徐凤卿辈不过摇旗呐喊，为杜氏之走狗，仆更不解。伊之说书各营各业，谁为谁摇旗，谁作谁走狗，窥君之意，即诋白菜心为荡妇为流妓，又恐白党之报复也，故复借陈、郭诸人以扬白焉，不知实矛盾之甚耳。总而言之，彼歌者远道而来，苟无一长足取，决不能立足此间。至谓某某色艺优，某某色艺劣，不过心理上比较的观念耳。吾窥疑杜、徐诸人具何魔力致令一般上流人物拜倒石榴裙下，代为鼓吹，永作不叛不贰之臣，惜吾国女权尚未发达，不然徐、杜诸人吸